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九十一至九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邱步蟾

明文衡卷九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墓表

元故孝友祝公棠甫墓表　　宋濂

濂嘗奉詔總修元史凡天下有闗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采輯悉上送官往往吏非知書者以致龎雜淆亂不足以取徵孝友之人動至數千皆溢浮辭而乖實行

濂令史官高啓撰次成編而親為筆削之唯存一百六人皆灼然可以勵世惇俗者而處之祝公榮亦其一焉婺與處雖連壤不知公榮之詳後七年公榮之子崑持所狀羣行求文表諸墓道蓋公榮之歿已十八年矣狀之稱述皆傳中所略者遂次第而序之公榮諱大昌公榮字也居處之麗水官橋里姓祝氏祝出軒轅氏之後至周武王時封彭祖遠孫光為祝侯子孫為齊所幷故以祝為姓歷代多有顯人具載家牒可徵也五季初有

諱寔字茂之者自信安來為處州判官遂遷焉壽九十二以歿葬宣慈杉坑之原寔生中奉大夫縝縝生朝議大夫儒儒生承議承議生允懷允懷生況況生宋紹聖進士建州司理叅軍奕奕生公冕公冕生份份生武學教諭天祐天祐生潭州司户叅軍詢詢生之琦之琦生紹紹則公榮之父也公榮孝友出於天性其在父母側容色穆穆以和父母意有所欲先候知之不待出言而事已集一日不見心惶惶焉若亡重寶得一甘味雖在

百里外必歸薦之然後敢食母病晝夜鍊藥奉湞糜以進衣久不脫蟣蝨蕺生其間已而疾勢革走謁於羣神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為之揮涕及母歿擗踊無筭屢至殞絶其於復襲楔綴斂殯奠祔之禮悉遵古制而不墜流俗之陋煬人不戒火起竈突間煙燄漲天公縈於急遽中力不能救乃伏棺而悲號且曰天乎吾母在斯幸天有以祐之天苟不祐我將與母俱焚誓不獨存也其火忽自滅州里嘆異曰昔蔡順伏母棺而火滅不

意令日於公榮見之公榮既葬母朝夕趨首如有望而弗至既而曰是終無以解吾憂也乃命工摶土肖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公榮敬兄公亮如其父家政大小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仕公榮不敢中席而坐恒若公亮之臨乎上其弟公直亡公榮奔視遂頓仆于地良久乃蘇抱弟屍而大呼曰吾弟去吾而何之乎悲悼過甚髮為之早白撫弟遺孤逾於己所生公榮孳孳以同爨為政請于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姓分任諸

事視其勤惰而懲勸之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肅若不聞人聲三世之間愉愉如也或者欲間之說其分財公榮勃然變色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必吾不睦于家不敦友恭之道故爾昔張公藝尚九世義居況親昆弟乎苟計利而害義犬彘當不食吾餘因撫膺長慟言者赧然而退以故處之人士言孝友者一則曰公榮二則曰公榮至今無間言云公榮風岸偉特善談史上下二千年治忽幾微如指諸掌聽者忘倦尊賢重傅未嘗有毫

毛褻慢意平心率物好惡無所偏徇而尤好施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而不能棺者給之或丁歲儉下粟估糶之青田盜阻行舟民不能鹽食公榮出所儲鹽惠宗族親姻以及於閭井人皆德之當元之季四方用兵藩閫多鈞致豪傑而布衣之士有談笑取將帥者聞公榮之賢辟書交至公榮笑而辭江淛行中書左丞相方承制行事署爲處州路儒學教授亦辭乃築室南野而隱居焉不幸以至正二十年庚子正月一日卒壽五十又八二十一年辛丑某月

日葬於武川飛鳳山下禮也公榮凡三娶元配同縣王氏次東甌王氏次閩中陳氏皆簪纓大族子男子三人曰山曰崑曰豳皆好學尚義崑即來速銘者子女子三人常涓王達其壻也一未行嗚呼孝者百行之根柢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唯斯道則然所以化民成俗者汲汲焉是務而莫敢忽也近代之制文臣自少卿監以上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實錄方為立傳而能行孝友之政者雖在韋布中亦必登名與之齊行其治化之權衡於是

亦可覩矣有若公榮之行之美豈可使其泯泯無傳哉嗚呼古之人有云位登台輔也爵列公侯也禄積萬鍾也馬踰千乘也歿之日曽不得與斯人之徒肄齒無他以風教所關為甚重也濂雖不敏其於公榮之事表而列之用以為世道之勸孰曰非宜銘曰

孝友之根實出降衷金石堪貫神明可通古之君子資之出治因其秉彛牖民孔易雖在布衣彤筆登名其意斯何樹之風聲閭閻祝君愛親靡舍朝斯夕斯肎離膝

下親既云亡塗殯在庭臨風泣血哀不自勝煬人勿戒火起曲突有煙勃如上不見日伏棺悲號誓與俱焚誰謂天高邈若不聞若勢方升熾不可遏不待反風虐焰隨滅家政之修法古名門毫髮敢私唯義之敦嚴布科條各授以事一門雝雝罔有乖戾辟書交飛君笑而嘻我有我政奚暇外馳古有篤行照耀方策以今較之孰為優劣埃風渺瀰德化耰鋤況曰善事不忘厥初飛鳳之山林木葱蒨勒文墓門用為世勸

故愚菴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益行而彰傳道授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疊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菴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于宋初

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先生嘖嘖愛賞目為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受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

東歸益閉戸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為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為變江浙行中書檄吴江同知金剛努募民為水兵先生詣金剛努謂曰民計窮而為盜未為盜者亦挺挺而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努怒不荅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努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遵達實哩至郡招諭劉都事

基為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不宜姑息都事難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柏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真主之出乃大有為之時上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

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為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夏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避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雜逮嫺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才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列第二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為書一通懸於康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

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頹圮聘前進士為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後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為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為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其後號為最盛始有詔民闢田者閱三載乃梳吏徼近功不俟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民益惰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丁産為上中下三等等復

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竝緣為姦歲且
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别郡以牛車從
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産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
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
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絶糧省檄民
七百里轉粟青州民以道遠為病適漕運者自淮安輸
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
于行省弗聽即以聞户部户部奏可行省臣愧之郡城

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為密開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以聞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讙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

顪天迨夜聞空中翿翿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
年民有赴愬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
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録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
作糜徧食之秋夏之税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
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為穽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
不敢出氣遇將西成即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遺一
吏而税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
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怨懟舊比每斛益

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于朝蠲之府名州縣官屬皆役皂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託日月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已出復行其法於封內一以信符名民民竟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户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户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雞犬散被郊垧富庶充實

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内庳陋汚溼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氷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構石為牐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牐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牐丁緪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葦囷庤糧火屢

為災教民為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轕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脅先生曰即取五千夫決河否則以軍法論日值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風化為急務以德勝

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名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羣辨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恱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不陳杻械葦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瀕行奬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

衙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
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
卒吏盡縶之搒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
誣先生用倉中灰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蓋公
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塡道隨
行百餘里者將數千先生次子孝某上書政府大臣願
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
誣及之孝某復草疏將伏闕下訴而先生沒於京師九

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八子孝某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於縣東北深灣章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姫婦道為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某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食肉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鬚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

深谷兩踵流血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就養而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禄買布帛給其用旦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十載不易日不

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毫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兖州守因童進二木爪筥童十名州吏還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㷋鴈侑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禄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為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為之事夜則白之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徳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

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甍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寖微譁世取寵者徒剽掠為談辨誇多鬬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攫俯拾唯恐利不入橐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為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叅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令人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

皦然弗誣也孝某從𤅢授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

歴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完傳

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皷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

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逝者

沄沄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猗歟先生行知尊聞

養氣弗餒充塞乾坤實孚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于

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

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只如魴之赬乃平吏繇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厄其吭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爲羣其來如雲操厥耰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綿隣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絶類有知真知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専美其循太龢薰蒸郁紛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淚如懸河

我又奚嗟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胡義士墓表

胡翰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為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抵處處阻險而俗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為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

舒嚕穆升之督兵討之勢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蒻溪之寇殷氏杜氏啖郡尅以利大入剽掠横殺不辜元祚慨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為國除賊獨忍鄉井罹其毒朿手視之邪走白邑令為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為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乃旁出抄擄擣邑郛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叩軍門白主帥出旗樹于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

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按堵令嘉其能檄所部團結悉如其法上其名于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巖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厲衆固守閒賊至山砦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祚大

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于前倉又破之賊數戰不利明日遡盡勒其衆間道出方巖與呂原明戰巖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于陣又明日賊復至與元祚遇于占田元祚盡鋭以戰顧謂允中曰賊衆我寡唯死鬬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歿于陣元祚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也邑令伊蘓岱爾聞其死輒泣曰吾為天子命吏不能竭股肱效尺寸功而元祚起

畎畆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贍之屢與賊搏雖斃於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屬愧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於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王師克婺城永康内附又十有一年朝廷修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余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余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于色為余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援而與之俱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循仁之狀宋先生濂之銘在余讀而悲其不

幸然未嘗不壯其為人當寇發難時巨族寒畯男女扶攜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祏棄骨肉里相比也將吏畫地自守玩愒以養寇畏縮以為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貲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為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寇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死固其所也君既死而懐利計私者茍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禄位乎

享其貴富乎就令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即裕次禊次祏次禔余既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摭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漳州路達嚕噶齊鄂喇昆侯墓表　王禕

元有盡節之臣曰漳州路達嚕噶齊諱鄂喇昆侯字子

初鄂喇昆氏西域人也洪武元年王師征閩閩八州不兩月而平當是時鄂喇昆侯實監漳郡於是守將既以所部軍先適郡事又屬他官總制政不自已出欲圖守禦之策計未決而總制者已納降俄報新朝使者至禮當郊迎侯從容語左右曰吾將圖之乃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數年致位二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報國恩者唯有死耳遂斫其印篆書其笏曰大元臣子置案上即引佩刀剚喉中絶咽以死

手執刀按膝坐毅然如生時郡民聚哭庭下聲震地共斂葬城東門年蓋四十有六矣侯蚤歲備宿衛用年勞當入仕以母老不忍去膝下不願仕母歿服除東宮素知其才力勉之乃仕授承直郎行宣政院崇教至正辛丑陞奉訓大夫杭州路治中尋改福州壬寅以事至京除福建行省理問官階轉奉議與福建行省平章揚珠布哈同赴任會盜據閩城不得入侯贊平章集諸縣民為兵急圍城盜勢既蹙乃闕城東圍使出奔因勒兵殲

之以功陞朝列大夫居三年除漳州路達嚕噶齊階亞中大夫時陳有定據全閩民苦其朘剥侯曰吾受千里生人之寄寧忍坐視弗加卹乎乃釐庶事之利病興除之敏於吏事而務存忠厚民受其惠甚多故其死也漳人無不痛思之其為人可稱道者如此侯祖曰蒙克薩勒大都路治中父曰穆爾瑪哈穆特安慶路治中夫人回回氏子男二人長魯斯宿衛為舒庫爾齊次布延特穆爾江西行省通事嗚呼世之論者蓋曰非死之難而

處死之為難侯職在守土義不事二姓而守其土以死可謂死得其所矣豈非盡節之臣歟余至漳州得侯死事為悉因嘆八州之吏大小奚翅數千百而大節烈然如侯者殆不可一二數故為書而表之而并及其官伐世次使刻諸石豈特以慰漳人之思庶用為人臣之勸云

明文衡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九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墓表

貞義處士鄭府君墓表　　　樓璉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之君子曰處士諱湑字仲宗其言慤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躬勸志痛自繩勁籠鷄卧榻之側

聞鷄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為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壹以誠篤恭順為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為圖命太學生涖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名連于牒當就逮京師處士老其兄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揚獄

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哀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為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有淑德賢行子男二人櫟柏女二人孫男五人㷃烝耿䩞焫曽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于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

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春坊左庶子濟所録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為表其墓曰

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為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為合乎義而遭逢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踦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茍不由義而負恥含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

之猶狐鼠之斃腐冐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為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黄灣馬公墓表　　徐一夔

黄灣馬公之既殁也其孤葬于其鄉菩提山長生嶺之原後十有二年值大朝更化徙郡縣巨姓居于中州馬氏亦徙居潁上又十有二年其孤自潁奉其母以還殁於濠上之舟中含哀茹毒裹遺骸而南與公合葬既襄

事匍匐走見余泣且言曰我先人有潛德不肖孤以奔播故不得請銘于當世立言君子以貽不朽令著作家為東南所推重者在先生矧不肖孤又辱有一日之雅寧靳而不為之執筆乎余記張氏陷吳門之歲避地黃灣時馬公捐世未久其孤嘗闢館以處我而使其子與姪於余授經余以亂故為三年留故知公為悉於義不得辭乃本其世系與其行實之尤章章者為之表公諱振字廷舉其先汴人從宋南遷居今海寧縣之黃灣譜

牒散失莫能考其傳序大父以行稱是為萬十宣教父諱君玉習知鹽筴事元至元間仕為西路鹽司典史母鄭氏盛年而寡守志不易以撫遺孤馬氏世業鬻海藉羣鹵丁以事淋熬屬歲大侵羣鹵丁散去其母盡鬻簪珥以活之公於經史頗通大意幼游鄉校以父喪未卒業而歸事母至孝色順辭婉迎承母意以理家政其後家日以裕不厚自封殖鄉黨親戚有不能自存者皆周給之性度寛厚與人交不置町畦亦頗尚氣里有出已

右者則折之以義使自妣伏平生不惑於邪說里人有疾輒赴詭祠吹簫擊皷封羊釃酒曰以袪菑公曰此正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絕而不為浙俗信佛多貲之家莫不爭施財以華飾其居曰以種福公曰彼惑於因果輪迴之說故至是施財於生前而求福於死後理無是也家雖餘饒不以一錢尺帛施僧惟篤於教事每語其子曰吾觀諸孫多秀發宜擇良先生教之曰讀書知禮義可以持家可以發身將屬纊其子請遺訓又以為

言故其子奉命惟謹雖在衰絰亟築館為設教之地故長史朱君右過之嘗本其意而名之曰詒教可以見其為人矣公之歿以元至正十有六年二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葬以某年十月某日配朱氏孝順慈儉為婦為母皆盡其道其歿也年八十有四而祔葬之日則大明洪武之十有六年正月某日也子男四長繼周次維周以督海運功元授杭州路總管府判官次用周出繼弟同知嘉興路總管府事某後次臣周後公十二年卒女

二長適沈某次適董某孫男二人曰絅曰秩皆明經舉進士絅蚤亡秩今為潁上縣儒學訓導孫女七人曽孫十人女五人嗚呼自夫鬼之說盛於荆楚而江以南莫不媚鬼自夫佛之教行於中國而浙以西事佛為甚至於家塾黨庠之制既廢富而不知教不獨遐陬僻壤為然雖鄒魯之邦亦或有之夫人苟有材力命與時逢能使其家轉約為裕亦易易耳求其有卓然之見不媚鬼不事佛而鰓鰓然以教為事如馬公者葢亦鮮見余以

其事可以範俗是用揭之于墓

朱處士墓表

朱　廉

士有不階一命而功被乎鄉里力可以報怨而反施德于仇人若朱處士文高者可謂長者矣文高一名宙世居金華之永康其地曰金成宋之初亡元兵之入括蒼者道出金華而永康正當其衝暴民乘間嘯聚剽掠處士與從兄平高糾率鄉民利兵嚴警以自捍衛閭井賴以安全大姓陳氏以武斷鄉曲莫敢與校平高獨與抗

立不相下由是有隙平高既歿陳氏挾舊怨以危禍中處士幾至不測有德處士者知其寃狀以告縉雲陶翁翁力救之事以故得釋元既混一海内陳之弟有怨於兄詣官發其陰事陳敗其親戚僕從皆當從坐有司檄處士捕之處士不念舊事止械陳于官而為之言俾用自首例盡釋其從坐者所活百餘人時民方新附軍帥史弼署處士防禦鎮撫令搜捕反者利賞與者多縛獻平民處士憫其無辜悉縱遣之全活甚衆人益稱為長

者嗚呼世有遺睚眦之辱輒深蓄不忘及其可報報之不遺餘力此其人視處士何如哉處士之先出於漢槐里令雲槐里七世孫汎嘗為東陽太守後移守臨海其孫埴復守東陽始自平陵來居東陽東陽今為金華金華之朱氏皆其後也始居金成者曰昌昌孫元吉是為處士之曾祖祖智父彥實皆不仕處士自幼孝謹宗姻鄉里咸稱其有敦睦之行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享年若干娶劉氏子男二人如璲如登孫男三人捨巳昶錢法曾

孫男五人源祐宛寔宗寔好讀書有名士林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義和鄉松坡之原浦江義門鄭彬朱氏婿也以何之權所作處士行狀為之求文以表其墓嗟夫人有一行之善不及登載簡冊其事寖久遂致湮滅無傳者多矣是故君子恐一善之不聞苟有聞焉亟為稱述以顯著其事不沒人之善也余故序次處士之行而表之以辭曰

身居其位民社所繫遭時之艱所宜捍衛有若處士沉

跡畎疆乃能奮身以保其鄉被克加陷幾至不測在死而生豈伊人力及彼敗亡孰不擠之乃憫其黨活之險危功施鄉里德以償怨兼兹二美古亦罕見自古為善福禄之根天之所報不必其身松石之原表辭在石後有顯者無昧先德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蘇伯衡

在昔元至正巳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潁繼變不五六年淮東西江左右湖南北罔不煽亂如海中漚前者未

滅而後者復起土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夙夜惕勵憂勤殫竭心膂撥亂而反之正若救焚拯溺之不暇乃誕相與般樂淫荒視宴安之日尤有甚者畧不以攘除事置思慮蓋懷奸怙寵專權稔惡蠱惑帝至于此則圖嚕持繆爾也公於時官文學憤激于衷憂形于色率御史善材抗疏彈擊不少顧忌萬一帝心感悟焉使帝因公之言力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為圖彌菑變猶可以登中興之功救須臾之運奈何奸臣甫竄而遽用

顧譴公非宜言而欲殺之由是衆正解體盜賊橫行兵
交闕下擁衆觀望者相隨屬寓縣割裂生民塗炭大明
問罪之師至通州帝遂棄宗廟遁而社稷墟矣是雖運
祚之有所終歷數之有所歸抑豈不以疏法家拂士忽
忠言至計也哉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邪為賢而
以忠讜為狂者也亦未有柄用非人以言為諱而國能
存者也故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攻丁大全而編
管建昌軍公以劾圖嚕特穆爾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

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屋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阨會何其絶相侶也豈非不幸與然身蹟而名隨之初非不幸也而況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掣之肘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諒也一門之内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呼公姓陳氏諱達字元達温之永嘉人家婺之蘭溪自司馬始高祖彦宋累贈少傅元贈中奉大夫秘書郎護軍追

封永嘉郡侯謚安惠曽祖永春宋累贈少師元贈集賢
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謚恭禧祖自中
即司馬元贈銀青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温國
公謚康順考諱萍元銀青光禄大夫大司徒宣政院使
兼延慶院使領吐蕃宣慰使髙祖妣王氏曽祖妣楊氏
竝封永嘉郡夫人祖妣楊氏封温國太夫人妣江氏封
温國夫人而公沈氏出也三歲而孤伯母陳留郡夫人
江氏鞠育之長大年十五徵入宿衛二十學書於平章

喀喇公庫庫待制杜公本學詩於張徵君天雨馬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喀喇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榜上進獨用公所進者至正壬辰擢端本堂司經尋轉正字又遷文學立朝慕汲黯之為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刻圖嚕特穆爾實丁酉冬賴太子苦諫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遵海南歸永嘉即墓下以居從進士陳高授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輒流涕於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

大都留守阿穆爾克問公安在對曰病卧故里即日以徵事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兼太子賛善最後召以翰林侍講學士資徳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後兩召皆有御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已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地猶不能存宋於垂亡況吾之才職以論思獨能存元

於垂亡乎王師克溫公自沈淵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猶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且三年矣聞有薦之于朝者遂却藥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棠鄉門村原以壬戌十月二十日娶江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五曰智曰聰曰常曰定曰醜女三一適永嘉鮑行一適黃巖鮑丑一許嫁蘭溪楊琢孫男二震彰令翰林吳君況嘗銘公墓矣而聰謂伯衡不可無一言白公之志伯衡惟君子所貴大節為先公所樹立豈不偉哉乃若既貴且富而孜孜問學施徳於人而不自以為恩人即或負之而亦不以為恨他人未易能也在公何難焉出入兩宮待遇之隆賜予之渥他人不可致也何足為公榮雖其字畫一代不數人亦公餘事耳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關於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殺蓋以公言不用於當時為可惜公行無愧於先祖為可貴庶有國者以懲而事君者以勸云系以辭曰

火之初爇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沃可以滅及其燎原煙焰漲天雖竭江河烏能捄旃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召公還有策莫施還也何禆不榮以祿乃分之宜國破城亡誓欲捐軀不獲直遂天歟人歟死雖不果義則無愧世其家者庶其在是

國子博士王仲縉墓表　王汝玉

仲縉諱紳姓王氏其先太原人也初遷祖彥超為周鳳

翔節度使始由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令王氏遂為義烏人十三世祖固從安定胡先生遊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得官恩陽令其後子孫皆業儒躋膴仕詳著王氏家乘考禕字子充以文行重海内與潛溪宋先生齊名大明初擢儒臺校理歴官起居注出佐南康臨漳二郡後朝廷開館修元史名為總裁官尋擢翰林待制使雲南仗節死時仲縉甫十三年聦明過人落筆為文沛然不可禦鞠于伯氏綬事母夫人何氏盡孝及卒哀毀踰

禮未幾綬亦没仲縉獨綜理生産作業兢兢憂患中而傑然負竒志視世務瑣瑣無足動其中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浩博㑹其旨歸曲而暢之觸而引之縱横磅礴出入上下務探擷其精美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即器之曰吾友王待制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服不逮蜀王尊賢下士聞之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仲縉痛先待制死節蠻徼遺骼未返丘壠白其情事王悼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奠祭仰天號

慟幾絶過者為之泣下霑襟述滇陽慟哭記以著志既還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居無何有以仲縉名行薦者徵諸天官授國子博士諸生方翕然嚮慕而仲縉不幸卒馬實洪武庚辰十二月丙午也享年四十有一明年三月壬申子孫奉柩歸葬象鼻岡之原娶丁氏曹氏生四子長穆次即孫次稔次稚仲縉平生無他嗜好惟喜為文章有繼志齋集三十卷藏于家昔勝國之季海㝢割裂光嶽氣分不完學者所習肆委靡極

矣待制公以豪傑挺邁之姿力矯時弊追古道而反之倡為雄偉閎大之辭際皇朝龍興之運俾天下後生晚進有志斯文者讀之若披雲翳而覩青天不知心目開朗也及持節使絶域慷慨徇義視死如歸遂使倔強蠻獠凜然知中國威風氣燄之可畏迨王師南征勢若破竹而六詔數千里咸入版圖公實有功焉僉謂天之佑相盛德不在其身必在其後人仲縉年富力強學篤而行修其來者殆未艾異日必能繼厥先緒成一家言以

黼藻皇猷鳴國家太平之盛夫何未及中壽而遽奪其生焉葬之五年王汝玉氏悲待制公不昌其嗣仲縉之不遂其志而表其墓曰

天之於人賦以才者或不賦之以壽豈二者不得而兼有邪抑亦抱魁梧之才者能漏造化之機先事物之兆非特為人所忌嫉鬼神亦將忌嫉之邪夫亦天下之事有不期而相值耶若仲縉之才之壽其必居一於此矣余不得而知也待制公爽靈在天地間與日月争光而

乃靳嗇其報竟何為哉竟何為哉然稌也績學能文王氏之澤庶幾在是

明文衡卷九十二

明文衡卷九十三

明　程敏政　編

墓表

陳静誠先生墓表　　楊士竒

士有效用於國深被簡知而不爲爵禄所縻從容自得不枉其道必其智識明正審内外之辨察事幾之微確乎中而不奪此不謂之豪傑可乎我國家龍興之初有

若金陵陳中行先生者殆其人歟先生諱遇中行其字天資純粹自少篤學博究經史元至正中授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温州路教授遠近從者紛集講下元綱不振兵亂四作遂棄官歸隱閒居一室安澹守約名其室曰靜誠鄉里遂以靜誠號之先生憫世亂益甚每夙興焚香叩天願早生仁聖以活創殘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素知先生入言於上曰陳遇有輔翼才宜寘左右使效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禮

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曰侍帷幄賛幾務車駕幸其第
者三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上登大寶所咨諮問悉
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攄誠多所獻替命為學士翰
林者再皆固辭嘗奉密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
稱旨賜白金又命為禮部侍郎又固辭間遘疾賜藥命
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微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既
瘥入謝上嘉奬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
自是不復强之以職每召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

問命廐馬送歸先生秉義懐忠非正道不陳羣臣以過
被譴者率為解釋上亮其識未嘗為忤數諭之曰御老
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静澹恬退
始終一志前後所得賜問宸翰頗多眷待之厚亞於勲
戚葢春秋七十有二而卒卒於洪武甲子九月十九日
訃聞遣中官賜祭加東園秘器及賻命葬鍾山長林之
原右春坊大學士董倫為誌其葬陳之先家于曹宋龍
圖閣侍制義甫從高宗南渡累官金紫光禄大夫沒謚

文忠始家建康至理宗朝武功大夫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執中先生曽祖也祖文德元舉進士授溧陽州判考辛之淮南鹽課提舉妣湯氏娶金華王氏繼維揚周氏皆世族子男四長欽王出次敬次誠季恭及三女皆周出欽誠俱蚤卒女皆有歸孫男六綱紀純緵紹綜女四恭舉鄉貢進士累官今為通政司左通政有才名于時朝廷以恭貴累贈先生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周氏贈恭人於是恭奉事狀拜求表墓余聞先生

志尚清遠興韻蕭散味道之餘游心繪事嘗寫高皇帝御容妙絶當時然未嘗自名世亦無能得之者先生有弟中復洪武中嘗隨入侍永樂初授翰林待詔余數得晤語其為人端重清雅不苟言笑間出論議娓娓近道亦妙繪事為文皇帝所重時中復子孟顒以善書從余翰林簡靜修潔絶口不道繪事余間與中復語及之曰此兒頗有志操不屑意鄙事走也少年在先兄側戲弄筆墨先兄叱曰吾豈他無一長汝乃習其下者今雖老

每思前言未嘗不內愧然無及矣嗟夫先生屐素操潔識明義正革運之際躬荷知遇卒完其守以沒雖一藝所耽昔人不免舂死池之屈先生浩然之存不爲時屈非一時之豪哉逮其後來如中復父子猶嗣承無忝又可以觀先生之刑於家也惜其遭際對越之間必有裨國及民之實旣不自言其當時者舊知先生者又物故已盡遂泯無傳故特書其大槩俾恭刻石墓道

沈學士墓表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諱德輝嘗為郡史平反寃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妣宋氏考諱易仕為諮議叅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惇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者而甘貧樂義人號苦節先生妣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即公諱度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温雅敦實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涉萬里處患難其中裕然時同謫者多名人率與公交達官重帥爭欲迎

致公館下岷王具禮幣聘之既至屢進直言居無幾辭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於家塾為弟子師旦暮躬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太宗皇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今禮部尚書江陵楊公為編修以公名上擢翰林典籍方時制勅填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上獨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享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為上所

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祕府施四方刻之貞石傳于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密無間賞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鏤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子兄弟竝榮於朝古今以書遭承寵遇莫或加公書蓋公一藝耳為文章尚興致平澹雅則不為浮靡事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遂陞侍講學士奉直

大夫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引贈其考奉直大夫協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予誥歸葬黄賜鈔給驛傳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致仕歸不聽公事親孝與弟枽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為人貞靜不苟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為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赫朝士希進者日奔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間或邀公輒以禮辭士論高之間暇閉户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號自樂

先生襟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載籍法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雜列花卉竒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翛然所作詩文有滇南藁隨筆録西清餘暇自樂藁藏于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疾猶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日捐館宣徳甲寅十月二十二日也訃聞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葬元配顧贈宜人繼陳子二芹先十五年卒藻中書舍人陞大理右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

十年卒次源女三長歸俞珙餘在室曾孫男一士奇與公同入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其沒也蓋哭之慟於是粲及藻求余表墓余忍以衰朽而忘情老友哉敬為之表

興化知府李公墓表

李氏之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地于越後之台之寧海家焉見黄文獻公集中霽峰先生墓誌霽峰先生當宋末元興之際以高文邃學重於時文獻蓋其考

試浙省時門生云霽峰於興化為高祖曾祖諱粟祖諱
炳考諱塾明書詩春秋洪武初分教華亭縣學因家焉
後為鄜州同知卒於官歸葬華亭娶華亭沈氏興化其
子也諱銅字至剛號敬齋以字行少穎敏不群嘗從學
楊廉夫為詩文有清思洪武戊辰舉明經奉命侍懿文
太子初授祠部試郎中既實授坐累謫戍邊無幾名還
為虞部郎中尋陞河南布政司右叅議會河決汴隄居
民危懼公建議假王府積木作筏濟之人賴全活甚衆

調湖廣布政司左叅議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公來朝
大臣有言其才且洪武舊人遂以為通政司右通政方
修洪武實録公與焉旦暮在上左右道說洪武中事甚
親宻是冬陞禮部尚書時禮部之務叢挫公長於剸繁
條理井然益見寵遇實録成有白金文幣金織衣之賜
永樂二年春冊立皇太子命公以尚書兼左春坊大學
士東宫開經筵公與右春坊大學士解縉最先進講及
修永樂大典四方文儒皆集仍以公董之無幾為侍郎

宋禮所間見疏歲餘降儀制郎中然遇劇務必以屬公
解縉素厚公既遭讒出又以公言其怨望後名下獄而
并下公仁廟嗣位念公舊功臣復以為通政數月又念
其老不任朝参改知興化府時朝廷方需仁澤於天下
公仰承德意勞心撫綏郡民德之甫再歲歿于官宣德
丁未七月四日也享年七十娶孫克配君子子男二長
瀛次源汞樂甲辰進士疏通明敏自驗封主事陞員外
郎方嚮用於時嘗得推恩追賜父誥命及贈母恭人女四

長嫁盛衍次嫁太常少卿鄭雍言次嫁王瑄次嫁考功主事宋琰雍言琰皆進士發身孫男八女三曽孫男一嗚呼公歴事四聖凡四十年入典邦禮輔儲君出佐藩翰守名郡顯榮光大矣雖間歴夷嶮然回眎同儕輩覆敗消亡何可勝計雖或存什一於千百而求如公之歸然享髙壽都重爵從容考終何其少哉况又有後嗣之卓然奮起而繼承之謂非所存之良所施之厚有以致之乎余與公同朝久源既請少保楊公銘公之墓又請

余表於是乎言

禮部儀制郎中史君墓表

宣德二年春交阯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事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慶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阯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

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況手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强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鬬衆亂聚被執冠大

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志等皆守節死交阯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帥隔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此世之所共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蓋多而安鏞之事有

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發身最相得安字志静
元宰相鎮陽王天澤之後今家江西豐城為人謹重廉
正雖職務填委好學不倦而疏達勤敏六卿爭欲為其
屬尤見知於仁廟屢垂嘉奬死時年四十二鏞字叔振
錢塘人重厚清介所履端確未嘗一比匪人而勤於學
問三十年來余所識錢塘士人仕京師其所言所行表
裏一由於正者其惟叔振然知之者寡矣死年三十四
志静之子取其父衣冠葬之請余為表余數聞其死時

事為表之曰禮部郎中史君以忠死葬於此其曽祖憲中元河南行省都事其祖文質洪武初富州吏目其父伯允贈禮部郎中其母甘氏封太宜人配熊氏封宜人其子男四人而附見主事陳君百史君之同寮友生同志而死同節者也

陳雅言先生墓表　　　　鄒緝

永豐陳雅言先生通之令博古之儒也其德行道義足以為師乎後進其著書立言足以垂示乎久遠啓迪乎將

來蓋所謂篤學力行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年六十有八以洪武十八年乙丑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卒後三十年其孫中書舍人㬎訓始以先生行狀既請翰林學士胡公光大為追銘其墓而翰林侍講鄒緝復為之表曰先生自幼讀書聰敏善記為其祖山長君所愛長受詩於翠微傳志行受書於東江徐復與其兄至言善言兄弟五人并習舉子業然累試有司不得意即舍去曰此蓋有命也遂大肆力於古學閉戶不出窮研六經史傳百

家之書久之脫然有所得其文辭由是大進若雲蒸霧
滃不可禦過鄉先達皆器重之值元季盜起先生避亂
潛遁山谷中作閔已寒松二賦潛夫擬以見志大明肇
興削平諸寇盜永豐縣治新復首起先生典教縣學先
生乃請建學舍妝名子弟俾就學且經理租賦以為其
養由是人才復興郡守鐵公某莫公已知相繼至皆以
學行薦先生時年五十餘慨然欲就徵以母病不果行
先生事母孝侍湯藥不違寒暑母年九十四而終哀毀

幾喪明服闋乃愈嘗草便宜十五事欲詣京師上之又以疾作而止自是遂不起矣先生長身玉立鬚髯過腹而襟度灑然不為崖岸慷慨尚義急人之困如恐不及嘗有負學田租三年不償者官徵之急將售其女以償涕泣不忍舍先生聞為代輸而還其女有從内弟之子貧不能自資先生收而教之卒以有成立既又葬里之不能葬者凡九喪平居以禮讓教人多見化服其為學篤實純正有以得夫聖賢之要領故其著述多所發明

教門人登第者甚衆後進士名取則焉所著有四書一覽大學管窺中庸類編書經卓躍令行于世嘗擬崔駰遺旨二千餘言及天對六篇記序碑銘賛誄賦頌凡若干卷藏于家先生之考元興元路學正諱立本祖陽豐書院山長諱可權曾祖宋信州司户參軍諱應沐自叅軍以上二世皆舉進士有官閥先生之配曰鄧氏慈孝恭儉甚有婦德先生卒之明年正月十日亦以疾終遂以其月十九日與先生合葬于縣之龍雲鄉長源坑之

原子二人威子儀女四人長適曾濟次適曾仲禮郫縣學訓導次適曾用藏令爲蜀王府教授即狀先生之行者次適張宗璉孫男五人彛訓令爲中書舍人次資訓大訓其訓是訓曾孫男幾人惟先生之學充碩宏富深於道德性命之要微言奧旨探索精至爲文章豐衍有法其爲人明粹剛直言必有則而卓然有用世之志惜其不得以大見於時而其善之所及僅止于一鄉然其有以施於人傳諸天下後世而不遂泯沒則其所得固

已多矣乃列世次行實刻之墓隧以昭示于將來之君子

長史金君用誠墓表　楊榮

衛府左長史三衢金君以正統巳未夏五月二十日卒于官子紞懼其才行聲實之懿久或湮泯無以昭示後人謁予文表諸墓辭不獲爲之叙曰君諱實字用誠浙之三衢開化人曽祖振之祖伯圖父德厚三世俱不仕母蘇氏君自幼頴悟書過目成誦始從叔祖户科給事

中玉衜學即知屏去浮靡專意經傳暨游邑庠甚為典教者稱賞且以遠大朞之歲壬午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詰閼獻書以君徳民政為之綱躬行仁義虛已納諫明察善斷審於用人恭儉節用為君徳之目厚風化尚廉恥省刑罰薄賦稅愛民力為民政之目太宗嘉納其言復親策之對稱上旨命入翰林與修太祖皇帝實録書成賜以金幣永樂紀元擢翰林典籍修永樂大典未幾特選為東宫講官時仁宗皇帝在儲位恩眷累加丁亥

以外艱去服除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日侍經筵講說詳明致有良佐之褒辛卯丁母憂哀毀成疾甫十年始起任職仁宗登極妙簡宮僚之賢者輔導諸王乃授衛府左長史階奉議大夫誥贈其考如厥官妣為宜人是歲復名入西掖纂述先正格言以備顧問宣德丙午歸謁先塋恩賜優厚拜奠既畢日名鄉黨宗戚相與燕樂以榮上賜既還益以輔導為已任上深敬禮之令上皇帝嗣大寶郊祀謁陵悉以命王左右之力居多戊午冬王

毳哀慼成疾己未春為禮部會試同考官事竣上疏乞
骸骨命下而卒享年六十有九君天性至孝少遊學宮
以不得奉旦夕懽朔望歸謁必奉觴上壽以悅親心父
沒奉母宜人娱養備至友愛季弟老而弗衰處鄉黨以
誠信善則揚之過則從容規之子弟好學者激勵而誘
進之至於周貧恤難不吝所有故人林文節卒于京親
為殯斂歸其遺骸太學生江表死無所託君既為治喪
事閱其篋得白金數十兩封識以歸其家其以義從事

類如此居家敦行節儉而甚孝友賔客過從輒命酒為歡談論竟日亹亹忘倦閲經史日有程限或有事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少廢故經史子書以及陰陽星歷醫卜老釋諸書悉能探其賾而究其微嘗曰人不能無非覺而改之斯善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嘗以君子稱之因以覺非名齋賦詩以自警有静存動察兢兢自持之語為文章舂容暢達理與氣俱詩則和平沖淡無雕琢之病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配

汪氏封宜人子男三人長曰纕次即紞已酉鄉貢士季曰紘女二人曰綺適方潛曰纓奴庶出也孫男十二人徙義養蒙俊童近思克巳弘訓象賢鵬摶熙載允濟汝霖某孫女二人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其墓在某鄉某山之原嗚呼君之學行自足以昭當時傳後世豈待表而見哉然孝子之心目有所不能巳者也故為之述其槩俾勒石于墓上

故國子司業吴君墓表

君子寓形天地間德足以師表于士類學有以兼通乎古今脩諸已者有餘而見於用者或有未盡故其既沒而哀傷追慕猶不能已於人者若予亡友國子司業吳君是也君諱溥字德潤別號古崖先世家臨川之種湖曾大父景南號南牕博學工文草廬吳文正公嘗序其南牕吟藁大父某號楚江隱德弗耀父思清贅崇仁章氏後遂為崇仁人君生元至正癸卯四月四日少遊於鄉先生前渭南令鄧伯恭門伯恭見而奇之謂思清曰

是子罷宇不凡異日必能大公之門弱冠舉孝廉不就
洪武丙寅邑大夫知其才賢乃舉邑庠弟子員從前進
士李原成治春秋文藻甚為原成稱賞家雖貧窘而志
學不厭祁寒盛暑亦不少廢同輩有忌之而肆譏侮者
恒不與校而所志益堅歲庚午領江西鄉薦以疾弗果
會試尋丁外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服闋假館學舍教
授以自給衆亦易視之獨永豐羅博士師程時分教邑
庠折節與交乙亥上京師以試期不及遂入為太學生

嘗奉詔宣諭武臣使雲南卻其元戎文綺之贈又以閱
士伍使福建一無毫髮之私人皆稱其廉介其所至遇
古跡名勝輒賦詠紀之累至數百篇比還太學時太常
丞張顯宗攝祭酒事嚴毅方正於諸生中罕與可獨以
君為賢而為延譽於公卿大夫間歲庚辰試禮部第一
廷對賜進士出身擢翰林編修永樂初與脩太祖高皇
帝實録書成大沐恩賚陞脩撰既又纂脩永樂大典充
副總裁戊子用祭酒胡公若思薦陞國子司業居官以

禮自持以師道自任以勤率諸生每五鼓升堂講授終日危坐無怠容諸生皆敬畏而心服焉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南京眷遇殊厚洪熙紀元首膺勅命進階承德郎贈及考妣宣德丙午通政使陳璉奉命掌國子監事九月三日設宴公堂君從容言笑如平時酒闌忽得風疾舁歸私第以是夕卒享年六十有四臨終無一語及身後事但屬治喪不用浮屠所著述有古崖稿若干卷配鄭氏封安人子男四人與阙與疇與年與性女二人

長適應天府學教授孫曰讓次適豐城徐士英孫男三女七諸子奉舊歸葬崇仁邑治北二十里之左橋既葬十有三年與性以明經領薦至京泣而告曰先君子務學篤行以古人自期而官止司業弗究所施年未及古稀不肖無似又不克致位通顯以光振先德惟先生於先君子同年登第又同日擢官翰林知之悉者莫先生若也表諸墓道傳示永久亦莫若先生宜也不肖敢以請君之孝友篤行出自天性清脩苦節至老弗替

其爲詩文詞暢理明足追古作者第以不媚當道官太學幾二十年而不獲敘遷卒之日身無以爲殮家無以爲喪子孫無以爲衣食資而縉紳之流持乎公論者莫不爲之悼歎也然君之志雖不獲大伸於當時而能使天下之人信君之德操者無間於貴賤傳誦君之文章者無間於遐邇視彼之得志一時而泯没於身後者豈不相去遠矣哉况君之子若孫有志問學期乎顯榮昌大以慰君於地下者又有可兾歟姑立表以俟云

明文衡卷九十三